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

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

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

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

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

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

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
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
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
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
東部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
也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
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
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

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
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
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
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
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
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

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
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
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
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
一此真敗却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
二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
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

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
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入而已
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悅首太宗曰
奇正素分之數臨時制之數靖曰按曹公新
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
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
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

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吾法偏
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
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
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
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
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
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
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

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
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
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焉有先後旁擊之拘
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
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
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
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

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
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
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
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
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
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
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

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
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
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
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
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
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
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
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

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

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

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

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寔古制也鄉試陳之

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丘故
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
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
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
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闔亂而
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
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
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闔

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
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
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
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
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旣沒齊人得其遺法至
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
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

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
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
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
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
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
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
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
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亦由

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寔皆
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
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
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
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
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
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
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

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
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
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
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
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
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
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
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

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
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
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
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
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
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
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

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
首序蒐狩不其深乎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
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
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
廣有一卒卒備之兩軍行右轉以轉為法故
挾轉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
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
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

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
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
矣太宗曰春秋晉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
歟奇兵歟靖曰苟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
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
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
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
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

推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
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
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
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
人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
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
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
法節制信可重也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

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
鐵勤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
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
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
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
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
戍宜自為一法蕃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
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

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
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
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
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
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
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太宗曰諸葛亮言
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
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
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
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
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
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
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
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
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
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慕
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
釋古陳法悉圖以上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
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掎角此正兵歟靖
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
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闔漢長於

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
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
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
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
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
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其此之謂乎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
已思過半矣太宗曰朕悟之矣下太宗曰近

直解無之今隨講義

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
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
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
之知兵者也臣常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
路蕃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
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
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
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終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
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
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緊要靖曰先教之以
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
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

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
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
在敵與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
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為奇苟將不
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
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
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

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
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
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
以此教諸將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
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
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
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
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

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
請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
及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
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
飢此略言其緊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
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
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迨非
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
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
告諸將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
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
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
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
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
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
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

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
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編後伍又
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今漢制
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
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
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
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
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
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
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
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
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
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出
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太陳

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
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
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
也靖曰方生於步正圓生於竒方所以矩其步
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
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
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
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

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
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若安用之孫子曰地
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
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
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
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
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
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

駐隊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

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

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潘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

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謹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

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備

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

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
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
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
陣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
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
也太宗曰鄉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
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
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

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
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
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
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
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
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
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
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法否靖曰牝

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
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
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
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
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
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
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
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

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
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
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
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
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
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
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
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

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
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
從何而施哉太宗良父曰卿宜秘之無泄於
外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
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
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
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
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
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
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
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
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
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
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
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

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
不刊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欽籍偽臣家
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崩通不戮於漢既
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
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
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主推赤心於人腹
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
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

揚乎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
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
當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
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
曰臣興儉比有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古
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
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
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
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
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
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
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為
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
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
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
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
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
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
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
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
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
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
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

太宗中
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
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
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
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
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
戰所施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終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
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
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
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
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
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
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
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
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
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
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
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
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

訓臣即宜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
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
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
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
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
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爲縻軍
聚不聚爲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
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

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送制故漢果平蜀
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
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
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碁兩敵
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
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
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

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
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
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
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
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
不曉其意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

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
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
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
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
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
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
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
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

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
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
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
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
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
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

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

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渙不敗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

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
自闘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
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
義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舉者徒誦
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
矣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
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
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
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
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
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
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
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
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
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
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太宗曰漢高祖能

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
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
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
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
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
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
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
轉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

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
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
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
不下於項藉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
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
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古者出師命
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
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

韞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
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
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
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韞者所
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
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
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以
異於致齋推韞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

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
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
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
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
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
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
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

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
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火牛
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
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恠而破燕太公焚
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友何也靖曰其機一也
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
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
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

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
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
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
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
事而已矣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
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
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
不大勝即湏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

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
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
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
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
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
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
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
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

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
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
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
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
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
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
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

本待之敵無入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記其寔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靖曰臣前

下直解無之今隨講義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

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
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
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
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
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
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
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
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
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
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二世爲
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終

夫兵書古今雖多諸家說凡以七書為樞機
孫子以兵書見於闔廬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為將破疆楚是孫子力也吳起學書於曾子
事魯君後事魏文侯擊秦拔五城所以吳起
為將也穰苴齊景公時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景公聞為將尉繚以天官時曰決勝而祀三
略老人授子房書也是漢代平均基乎太公
以文武龍虎豹犬傳於文王興起周代八百

夫兵書古今雖多諸家說凡以七書為樞機
孫子以兵書見於闔廬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為將破疆楚是孫子力也吳起學書於曾子
事魯君後事魏文侯擊秦拔五城所以吳起
為將也穰苴齊景公時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景公聞為將尉繚以天官時曰決勝而祀三
略老人授子房書也是漢代平均基乎太公
以文武龍虎豹犬傳於文王興起周代八百

餘歲者乎太宗問李靖靖對曰先仁義後權
諳可謂文武兼並也前

大將軍家康公以文安人以武威震天下萬
民咸歸服雖周漢不能過忽隨

公鈞命記七書於梓以講直正之畢矣予為
令知太平於後人跋其後也

慶長十一龍集丙午初秋念又一日

天於書古令觀之語紫陽閑室元倍叟書焉

松下見

